

漫步壶山兰水间

□晓谈

年味渐浓，绶溪公园状元阁内，一场以“全到莆田过大年”为主题的新春艺术特展正吸引着众多观众前来参观，展览将持续至3月1日，刚好可以陪伴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度过整个新春佳节。这次展出的作品包括2014年湄洲日报社策划组织的“绘乡愁”莆田新二十四景采风创作活动的成果和2016年报社携手《油画》杂志发起的莆田二十四景油画采风活动创作的作品，还有画家许志挺新旧二十四景共计48幅山水画作品。

许志挺全程参与这两场大型采风活动，对莆田山水、人文、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独特魅力有了更真切的了解，也促使他萌生出描绘这片山水、这方人文的想法。但直到去年，他才真正着手创作。1年多的时间里，他顺利完成了新旧二十四景共计48幅山水画的创作。现在，这些作品也静静地挂在绶溪公园状元阁一楼光线柔和、宽敞通透的展厅中。站在画墙前，一幅幅看过去，让人有种漫步于壶山兰水之间的幻觉，那些美好而熟悉的山水名胜就会移步换景，一一呈现在眼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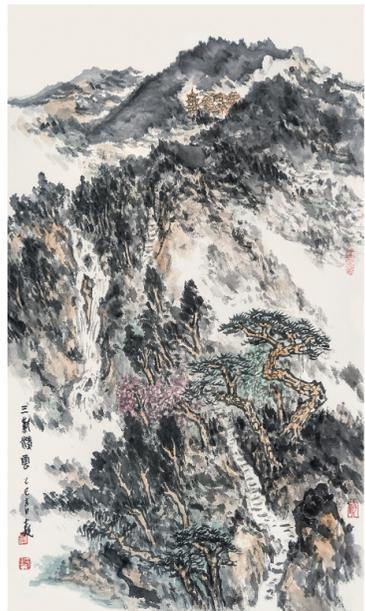
画完这个系列后，他意犹未尽，又计划用10卷10米长的画幅全面展现莆田的山川风貌。目前他已完成5卷，正在创作的是延寿溪长卷。延寿溪是木兰溪最大的支流，熟悉莆田文化的人都知道，这里文化底蕴深厚，是清代林尧英最初确定的莆田传统二十四景之一“绶溪游艇”的所在地，这场新春主题艺术特展的展出地点也在这里。

莆田是一片充满诗意的土地。从清代林尧英最初确定的传统二十四景，到2014年市政府评定的新二十四景，这些景观除了承载着地理空间的审美价值，也凝聚了历代莆田人的情感记忆与文化想象。当许志挺决定以莆田新旧二十四景为主题进行创作时，实际上他所做的已不仅仅是一次艺术创作，更是一次对家乡风景的深情凝视，对莆田地方文化的一次深度挖掘与艺术再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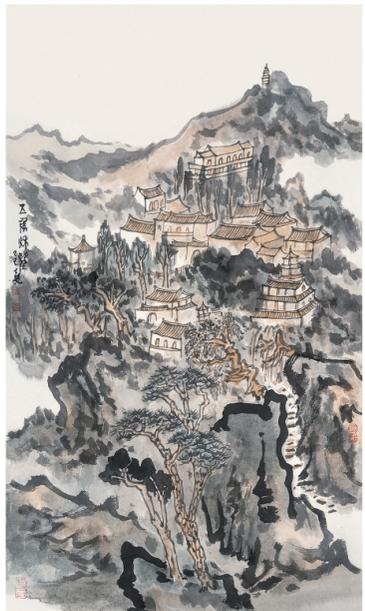
在当下的艺术创作中，有个现象耐人寻味，那就是全球化浪潮越是汹涌澎湃，画家们对本土景观、文化的挖掘与表现就愈发执着。也许画家们希望通过描绘“地方”来表达身份认同，因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，地方性已成为一种“身份的符号”，这种“身份的符号”能够帮助他们确认一个古老的命题——“我是谁”。也可以说，他们的这种热衷就是出于对家乡的热爱，这份爱看似简单，却最能打动人心。家乡的山水、名胜、古迹、老街，甚至一块石头、一棵树，在他们眼中都有着



莆田24景·西湖水镜(国画)



莆田24景·三紫凌云(国画)



莆田新24景·五侯秋望(国画)



莆田新24景·塔斗夕霞(国画)

许志挺 作

进了腊月，莆田的空气便不同了，掺进了丝丝清冽又温暖的甜香，浓浓的年味飘荡在莆阳大地。

过了腊八就是年。从一碗温热的腊八粥开始，扫尘，请香，祭灶，办年货，写春联……过年的仪式感，在腊月一天一天建立起来。

市区多条主干道的树上，挂满了千万盏红彤彤的灯笼，暖暖的光将冬夜装点得格外温暖，喜庆浓郁的年味扑面而来。

2026年春节，一场以“全到莆田过大年”为核心IP的全域文旅盛宴，正以30天持续狂欢、55项167场特色活动、超百场民俗盛宴的宏大体量，铺展出绚烂多姿的新春画卷。

莆田人真正的忙，是从扫尘开始的。选一个晴好的冬日，家家户户，全家老少齐动手，扫屋顶、擦门窗、洗家具、晒衣物，将能搬动的物件都搬到庭院的空地上清洗。竹竿绑着新扎的苕苕，一直伸到屋梁的角落，陈年的灰，便在这“咔嚓”的轻响里，簌簌地落下来。老人们说，扫去的不仅是尘埃，更是一年的“晦气”，寓意辞旧迎新。

食物，则是这年味最醇厚、最踏实的。红团当然是主角，让人感到富足与安稳。红团作为过年的标志性食物，寓意团团圆圆、甜甜蜜蜜。腊月廿六、廿七，莆田家家户户开始做红团，绿豆或糯米加了糖，炒成绵密的馅，裹进掺了朱红团皮里，再用木质的“红团印”一按，福、禄、寿、喜的纹样，便清晰地凸显出来。母亲和婶婶围坐在大竹匾旁，忙碌地做红团。小孩子也跟着大人学，有模有样。印好的红团，趁着剪好的鸡蕉叶，一层层放进竹蒸笼里。灶膛里的火，是早已预备

浓浓年味深深情

□陈志勇



郑倩 作

好的干透的柴，烧得旺旺的，映着人脸红扑扑的光。等到热气腾腾笼盖，香气关不住了，那是蕉叶的清香混着糯米的香甜。第一笼出锅，母亲总要先拣出几个品相最好的，留给我们吃，咬一口，齿齿生香，甜酥酥。蒸熟的红团，像一枚枚圆满的印章，盖在来年每一个平安的日子里。

莆田的年，既有烟火气，更有刻在血脉里的研究与敬畏。腊月廿九深夜，都要进行“辞年”仪式，先拜天地、再祭先祖，焚贡银、燃鞭炮，祈求新的一年平安顺遂、五谷丰登，表示“年关已至，阖家团圆”。这一古早仪式，凝着烟火温情，岁岁相传，从未远去。

除夕，莆田人称“三十暝”。当祭灶的鞭炮

声响起，年夜饭的炊烟在家家灶间弥漫成一片温暖的气息，莆田的年，便到了最浓稠的时分。围炉是重头戏，丰盛的年夜饭每道菜都藏着吉祥期许，鱼寓意年年有余，豆腐寓意福气满满，蟹脚齐全寓意十全十美。一家人坐在一起，热热闹闹，尽情品尝着精心准备的年夜饭，酒杯相碰的脆响里，不时传来欢声笑语。灶火跳动的暖意，裹着菜的香气，将寒夜温热。吃饱的小孩就溜出去，在庭院里放鞭炮，捂着耳朵，蹦蹦跳跳，脸上写满了无忧无虑的快乐。

大年初一清晨，被一种清寂的庄严唤醒。初一早，莆田人必吃线面，这碗承载长长久久祈愿的线面，是新春的第一份仪式感。长辈叮嘱：“吃碗线面，福寿绵长。”孩童

捧着碗，吸溜着面条，汤汁溅在鼻尖，也溅起满脸欢笑。初一这天还不宜扫地、倒水，怕扫走福气。吃过平安面后，一家人开始走亲访友，串起缕缕乡情。

正月初二不串门，是老规矩。没有走亲访友的热闹，反而格外安静。这里藏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抗倭往事。明嘉靖年间，倭寇趁除夕突袭，百姓流离失所。待戚继光率军解围，幸存者初二归乡，只见残垣断壁，只得含泪收拾亲人。自此，初二便成了“探亡日”。这一习俗延续至今，成为莆田人铭记苦难、珍惜亲情的独特记忆。

正月初四，莆田人第二次过年，漾开别样年味儿，俗称“做大岁”，是为了弥补当年因倭寇入侵错过的除夕团圆，家家户户再次围炉，年味再度沸腾。长辈诉说往昔的历史故事，晚辈聆听，懂了这双重生节的意味。

“莆田春节，一年两度；莆田元宵，一月欢腾。”从正月初三到二月初二，莆田有长达1个月的元宵狂欢，堪称全国“最长、最火、最热”的年味目的地，“十里不同风，一村一习俗”的盛况，藏着莆田独一无二的民俗基因。

回望这片壶山兰水滋养的土地，莆田的年味，藏在山与海、古与今、家与国的宏大交响。两次春节的团圆，诠释着“年”的真正意义——不仅是辞旧迎新，更是对历史的铭记、对亲情的珍视。这样有温度、有底蕴的莆田年，谁不想亲身体验一次？

他就像是一只断了缆绳，正在离岸的小船，一寸一寸地向海面上飘去。现代仅有的医学能力确实使得他很无助，很无奈。从他失望恐惧的眼神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他内心的煎熬和痛苦。我们也分明想极力不让他离去，想拉住小船，却无能为力，最终还是让他越飘越远，直到从眼前消失。

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得失去亲人的痛，失去，不仅仅是在失去的那一刻，而是在以后想起他的每时每刻。你会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呼喊：大哥，如果你在，该有多好？

爷爷奶奶走了，父母走了，他们都成了古人。如今，大哥也走了，他也成了古人。大哥说到底就是一个普通人，路边的一株不起眼、不知名的小草。他走了，家人朋友都记得他，要痛苦一阵子。但是，若干年后，谁还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叫田金的人来过？世界自此再无这片金田。

世界自此再无那片金田

□杨金远

大哥走得匆忙，才头尾不到2个月时间，所以大家没有一点的思想准备。大哥一生身体健壮如牛，平时除了一些小感冒，几乎从不生病过。3个多月前，他还和我在电话里说事，生龙活虎，看不出一点半点病态。结果没过几天，坏消息传来，我妹打电话告诉大哥住院了，而且已经转移，医生说最多只有2个多月了。简直晴天霹雳，让家里所有人都无法接受。大哥住院挨了40多天，还是走了，享年78岁。

7个兄弟姐妹中，大哥排行老二。4个兄弟中，大哥又居老大。我母亲属猪，一生像下猪崽一样生了9个孩子。头2个男孩才几个月就因病夭折了。后来好不容易有了我大姐，再接着来了我大哥。因为头2个夭折的原因，大哥的到来就显得特别珍贵。父母特意找来算命先生卦了一阵，给他取了金田这个名字。金田，合解为黄金之田，富贵之源，万物生长之源。因为金贵，父母视为金珠宝贝，就连平时叫他，也是阿珠阿珠叫着，父母如珍惜自己生命般守护着这片给他们带来未来和希望的金田。

可是，好名字并不能够带来一生的好运气。大哥出生时新中国尚未成立，国家贫困与凋敝交织，民生多艰。平民百姓的孩子即便父母视作宝贝，名字起得再好又有什么用？命运仍然贱如草芥，自生自灭，自生自灭，没有人会在意一棵草木的存在与灭亡。

家境贫困的原因，大哥念到高小毕业便辍学了。不再升初中更主要的原因是家境窘迫，弟弟妹妹相继出生，已经容不下他继续读下去了。13岁就离开学校的大哥于是被抛入社会，日日握着锄头，在田埂间跟着父母刨食，稚嫩的肩膀早就扛上了生活的重担。

家乡山清水秀，绶溪里鱼虾成群。大哥聪明，看家里人天天吃糠咽菜，他居然自己找了一根细长的竹竿，挂上钓线鱼钩，天天一早便去绶溪桥钓鱼，而且一钓就是一大串，天天餐桌上吃惯了酸萝卜干干的家人，从此开始有了鱼腥味。

大哥猴灵。多高的树也能够一口气爬到树梢。家乡是果区，果树中最多的是橄榄树。每棵橄榄树既高又大，都有二三十米高，树冠浓密庞大，像撑起的一把大雨伞，每当秋末冬初橄榄收获季节，生产队的果树队员架着天梯摘过橄榄果了，大哥就专门去找那些在非危险、果树队员没办法摘到的地方采摘遗漏的橄榄，然后拿去卖，或者直接带回家制作盐橄榄卖钱，以增补家里生活费用。

大哥19岁那年，当时的莆田县为了解决农化肥问题，决定在涵江筹办合成氨化肥厂。作为村里的优秀青年，大哥唯一被选拔推荐进了工厂，从此成为国企的一名正式工人。大哥在工厂的那些年里，由一名普通工人，进而当到三四百人的车间主任，口碑极好，人缘极好，一到周末，家里朋友盈门，其乐融融。就连家里老宅翻新，也是他那些同事一砖一瓦利用周末盖起来的。

1999年，工厂因设备老化，能耗高，市场竞争激烈等原因，开始走下坡路，接着停产关门。大哥于是失业，重新回到了村里。从农民开始，又回到了农民。那年大哥刚好50岁。

大哥这一辈子，除了工资，也没有赚过什么大钱，但家庭开销毕竟需要钱，因此，大哥回村后，便和大嫂一起，下地干农活，居家做家务，养猪养鸡，下田上山，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。甚至中午顶着烈日上山去捕捉毒蛇去卖，其中危险和艰辛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大哥不善言辞，但为人公道、正派，从不贪不沾，大公无私。我父母走得早。长兄为父，大哥真正活出了大哥的气节和公道。大凡兄弟姐妹家有困难，他必然身体力行，第一个冲在前面，说公道话，行公道事，伸出援手，以己示范。而且，他登高一呼，号召大家一起济济困，共渡难关。反过来，即便他自己家里再困难，再揭不开锅，他也咬牙挺着，默默承受，从不向兄弟姐妹叫穷，开口要一分一厘。让别人支持他。他知道，大家都不容易。

大哥似乎与我感情特别深。我们之间无话不谈，谈必须尽兴，一个眼神便知彼此。每当节假日，我必然回老家陪他小坐喝茶，聊天。而他似乎也极盼望我回去一样，时间稍长没回去，他便打电话问我最近在忙什么。我一回去，他的心情便格外好，即便在邻居抑或很远的地方，只要大嫂一个电话，告诉我我回来了，他便放下身边所有的事赶紧回家陪我喝茶。几十年了，都已经成了习惯。如今，大哥突然走了，怎么不叫我悲痛欲绝？

大哥走得万分不舍。他住院的近2个月里，我几乎天天往医院跑，更多的时候一天两趟，眼看着他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，到后来连床都下不了，不禁心如刀割。但总是安慰他，会好的，好好配合医生治疗，过年前就可以回家了。到最后几天，医生已经明确时日无多，不如换个环境回家疗养，他似乎也感觉到这回他得的并不是一场普通的感冒，他开始害怕了，说什么也不答应回去，坚持要留在医院治疗，在他看来，留在医院就是希望。并说，病治好后，他要请大家去海鲜楼好好吃一顿。他太留恋、太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了。

他就像是一只断了缆绳，正在离岸的小船，一寸一寸地向海面上飘去。现代仅有的医学能力确实使得他很无助，很无奈。从他失望恐惧的眼神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他内心的煎熬和痛苦。我们也分明想极力不让他离去，想拉住小船，却无能为力，最终还是让他越飘越远，直到从眼前消失。

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得失去亲人的痛，失去，不仅仅是在失去的那一刻，而是在以后想起他的每时每刻。你会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呼喊：大哥，如果你在，该有多好？

爷爷奶奶走了，父母走了，他们都成了古人。如今，大哥也走了，他也成了古人。大哥说到底就是一个普通人，路边的一株不起眼、不知名的小草。他走了，家人朋友都记得他，要痛苦一阵子。但是，若干年后，谁还知道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叫田金的人来过？世界自此再无这片金田。